

一门忠烈

廖氏家族

吴学文
王俊彦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一门忠烈

廖氏家族

(中)

吴学文 王俊彦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第十章 廖承志白区斗争显身手

一、东京智斗日警

1925年8月20日上午，广州岭南大学，桉树成行，绿草如茵，波光绮丽，书声朗朗。

廖承志正在图书馆翻阅杂志，好同学阿甘气喘吁吁跑来报信：“承志，承志，你父亲遇刺了！”

廖承志如五雷轰顶，立刻跑回广州东山百子路12号寓所，不见妈妈和姐姐的踪影，便转身奔向广州市立医院，早有人在医院门口等候多时，把他引进病房，只见姐姐扑在病床上搂着爸爸失声痛哭，妈妈腰板挺直靠坐在一把木椅子上流着眼泪。

来医院吊唁者络绎不绝，20多万人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怒冲云霄的口号声表达了亿万群众对廖仲恺的无限敬仰，抒发了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切齿痛恨！黄埔军校师生发出为廖党代表遇难报仇的震天怒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紧紧地握着何香凝的手，敬请何先生节哀。何香凝抚摸着儿子的大脑壳谆谆教导：

“承志，看到了吗？你爸爸流的血，已变做了革命的火花，我们不孤单，我们有这么伟大的队伍！”

周恩来面对溘然逝世的尊敬师长，望着极端悲痛的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发自肺腑地说：

“廖先生一生为党为国，现在又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进一步发展国民革命的时候不幸



牺牲。国民党自改组以后，最显著的革命大事，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件大事的做成，大部分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先生因此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惟一的急先锋，当然会招致帝国主义之忌，尤其招致香港政府之忌，廖先生一向为反革命分子所忌视，现在又终于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动革命运动，为推动工农运动而被暗杀牺牲，我们一定要为廖先生报仇！”

何香凝觉得这是对丈夫的最公正评价，犹如为廖仲恺竖起一座纪念碑，她情不自禁地对十分敬重的青年周恩来倾诉衷肠：

“恩来同志，固然我和仲恺有二三十年师友之谊，夫妇之情，同志之爱，使我有不胜悼亡的情义，但是，最叫我痛心的，还是我们革命势力基础尚未十分巩固。仲恺是万万不能死的同志，今天竟遭了暗算，抛下他的未竟的事业而去！他之反抗帝国主义到底，他之不屈于任何反革命势力，死也是胜利的死，光荣的死。可是，国民党、军校和政府遽然失掉了他，这给我们后死者的打击是多么的大啊！”

失去父亲的路该怎么走？廖承志沿着波涛汹涌的珠江默默地走着。周恩来最理解廖承志此时此刻的心情，把他拉到英雄树下谆谆嘱咐说：“承志，记住你父亲起的这个名字吧！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呢！”

在纪念廖仲恺逝世周年忌日追悼会上，何香凝愤怒地谴责反动派的罪行。反动派暗下毒手，派人混进来递给廖梦醒一瓶掺进伤寒病菌的水，廖梦醒喝后便高烧不止，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大把大把脱落。何香凝心急如焚，带女儿到澳门治病，病好后把廖梦醒送到日本，一为从长远考虑完成学业，二为逃避反动派的阴险迫害。

廖承志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曾加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严酷现实，使廖承志深受刺激，他像一头受伤

的雄狮当着众人的面，愤怒地撕毁了国民党党证，对蒋介石大骂不止。何香凝担心反动派斩草除根，便把儿子送到日本去找姐姐。

廖承志七岁时曾在日本东京晓星小学读书，这次他凭着道地的日语和岭南大学的学业基础，在姐姐帮助下，顺利考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在攻读的同时，也留心到处寻找共产党。

廖承志发现姐姐廖梦醒非常疼爱他，但是她和姐夫李少石总是像有什么神秘的事情瞒着他这个国民党员。他看到姐姐与日本妇女同盟的人员联系密切，经常召开秘密会议，廖承志几次询问，姐姐都巧妙地岔开了话题。

1927年9月的一天晚上，廖承志饥肠辘辘回到家里，老远就喊道：“姐姐，有什么好吃的？快饿死我了！”

廖承志没有像往常那样听到姐姐亲密的呼唤声，推门进来刚要寻找姐姐，却被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廖承志奋力与如狼似虎的日本警察拼命，但是单枪匹马难敌一群恶狗，不一会儿便被打倒带上手铐，押进东京赤板的拘留所里。

日本大胡子警官故意命人拉开刑讯室的门，马上即有恐怖的哭叫声、鞭子抽打声、皮靴猛踢之声传入廖承志的耳鼓，企图给廖承志一个下马威，然后凶神恶煞般揪起他的上衣前襟喝问：“你的姓名？”

廖承志用手背擦擦嘴角的鲜血，以道地的日语回答：“廖承志！”

“你的住址？”

“东京赤板拘留所！”

日本大胡子警官没好气地问道：“我是问你，你被捕前住在哪里？”



廖承志语带讽刺地回答：“你们在哪里抓的我，难道如此健忘？”

日本大胡子警官从廖承志道地的日语和从容作答的表现，怀疑他是个日本青年，改换话题问道：“你什么时候改名廖承志了？”

廖承志讥讽地反问：“姓名岂能随意改换？你要想改的话，就随我姓廖好了！”

日本大胡子警官哭笑不得，拿出从廖梦醒房间抽屉里搜出的文件质问：“这是廖梦醒与中国共产党人联系的信件，你和你姐姐都是共产党员？”

廖承志以流利的日语解释说：“我姐姐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知道；你要是共产党员，我倒要请教几个问题！”

日本大胡子警官恼羞成怒，挥起鞭子狠命抽打起来，廖承志故意高声呼叫：“我实在不知道阿，你要知道就请告诉我！”

日本大胡子警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命令日本警察把廖梦醒从女牢押来，当着廖承志的面肆意拷打：“这是你与中国共产党人联系的信件，快说出谁是你的同党？”

廖梦醒身材瘦小，被打得鼻青脸肿，但还是与日本警察巧妙周旋，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领袖人物廖仲恺，母亲是国民党元老何香凝，都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密切，与日本政要犬养毅、久原房之助和头山满等人时相来往，国民党领导人的女儿怎么会是中国共产党呢？

这似乎言之成理，日本大胡子警官从另一角度审问：“你家里为什么有与中国共产党人联系的信件？”

廖梦醒巧妙回答：“那不是用日文写的吗？肯定是日本有人诬陷我！”

“你弟弟为什么也来日本？”

“我妈妈何香凝正在汉口忙于处理国民党事务，他怕弟弟年

轻不懂事，让他来日本跟我留学，正在早稻田大学学习，这不都有据可查吗？”

日本大胡子警官知道廖仲恺、何香凝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与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又查不到姐弟两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日本进行秘密活动的有力证据，只好将廖梦醒立即押解出境，不久又将廖承志释放。^①

廖承志虽对姐姐被押解出境若有所失，但他生性乐观豁达，一边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一边留心寻找共产党人，很快认识了留学生郑汉先，由他介绍参加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化思潮研究会”，其后认识了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会总干事黄鼎臣，两人不久结为好友。

廖承志跟随黄鼎臣在东京青山会馆的集会上散发传单大显身手：勇敢地保卫纪念“三一八”大会；高举“为五卅烈士志哀”的标语牌，跟着黄鼎臣走在抗议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示威最前列，因此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黄鼎臣和中共特别支部人员被驱逐归国，廖承志也被日本警察盯上，在他后面跟上了“尾巴”。

廖承志最初为摆脱那些“尾巴”很伤脑筋，不得不苦思对策，终于想出了几个“绝招儿”：他身穿一套考究的和服，足登木履，俨然一副日本阔少爷打扮，故意东奔四走穿插在胡同之间，引着“尾巴”大游行，最后选中东京一家最讲究的饭店，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摆出阔少爷派头，要上一桌丰盛的酒席，“滋流”一杯酒，“叭嗒”一口菜，津津有味地大吃二喝，不时回头看看那两个“尾巴”，见他们龟缩在一个角落，吃着最廉价的饭菜，对目标进行监视。

廖承志酒足饭饱之后，摆出阔少爷派头，以标准的日语叫来伙计，指着角落里的两个“尾巴”吩咐道：“我的餐费由我的那

^① 《廖承志文集》下卷，第433—434页。



两个伙计付账！”

廖承志说罢迈着方步扬长而去，在角落里的两个“尾巴”急忙起身追赶廖承志，但是却被两个饭店伙计揪住要他们为“主人”付账，双方为此争吵不休，等两个“尾巴”被迫结账完毕走出饭店大门时，廖承志早已踪影皆无。

中共东京特别支部把为中国留日学生传送进步书刊的任务交给廖承志，他愉快地踏上征途，路上发现身后的“尾巴”越来越多，而且一站接一站很难摆脱，廖承志很伤脑筋，最后想到请他的日本大学同学川村统一郎帮忙。川村统一郎是个进步青年，答应为廖承志两肋插刀，他按着廖承志传授的锦囊妙计，向指定的地点送去，也不与对方多讲话，把书包交给指定的接受人后便分手，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

1928年12月，廖承志完成传送进步书刊的任务后，迈着轻盈的脚步，回到东京郊外的高元寺住所，稍事休息又去找中国的进步留学生陈曼云，一进门便看到几个日本警视厅“特高课”特务正在大肆搜查。一见廖承志进来，便一拥而出给他带上手铐，关进东京荻洼拘留所。

由于对廖承志长期跟踪掌握了一些情况，日本警官根本不听他的辩解，命令手下警察把廖承志狠揍一通，但廖承志只是一句话，自己是来探望大学同学陈曼云的，其他一概不知！

日本警官恼羞成怒下令严刑拷打，廖承志咬紧牙关巧妙周旋：“我认识的黄鼎臣回国了，其余人都不认识！”

日本警官看来硬的不行，灵机一动下令停止严刑拷打，改换审问方式：“你常跟那些日本人来往？”

廖承志早有更厉害的应付之策：“萱野长知是我的好朋友！”

萱野长知是日本右翼组织“黑龙会”重要人物，与日本政界要人犬养毅、久原房之助等人来往密切，对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人的革命活动多次慨然帮助，因此被称为“大侠”。

日本警察头子马上给萱野长知打电话询问，得到证实之后便将廖承志释放。

廖承志从拘留所出来，情知身后必然跟着“尾巴”进行监视，便径直往萱野长知家里奔去。萱野长知亲自迎出门外，摆上丰盛的酒菜盛情招待，就他与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的友情深入交谈，又赠送一笔零用钱，然后把廖承志送出门外。日本特务面面相觑，不敢再对廖承志轻易动手。

廖承志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继续参加爱国运动，不久又被日本当局以聚众闹事为由，抓进东京神田区警察署拘留所。日本肥胖警官指着廖承志的卷宗冷笑质问：“廖桑，不简单，去年9月进过赤坂拘留所，12月进过荻洼拘留所，这次是三进警察署了，是不是前两次还没有住够啊？”

廖承志以讥笑的口吻回击道：“前两次住得不过瘾，这次想多住一些日子，又要麻烦诸位了，请问把我请来有何公干？”

日本肥胖警官简直气炸了肺：“请你？我们是抓你坐牢，让你老老实实交代，为何聚众闹事？”

廖承志不紧不慢肃然反驳道：“中国反动政府3月12日在北京血腥屠杀爱国民众，我们聚会哀悼无辜被杀同胞，就像你们参加明治天皇陛下逝世周年祭一样，怎么能说是聚众闹事呢？”

日本肥胖警官被驳得理屈词穷，转而质问：“你们到日本留学，却不好好读书，为什么要搞反日运动？”

廖承志理直气壮驳斥道：“贵国在济南血腥屠杀我中国同胞5000余人，我们举行抗议集会纯属爱国行动，何罪之有，怎么算是反日运动？”

日本肥胖警官气得暴跳如雷：“你小小年纪，这么油嘴滑舌，肯定是共产党，快交代谁是同党？”

廖承志笑嘻嘻地抱拳拱手：“警官先生，请给我帮个忙！”

日本肥胖警官大惑不解：“笑话，我能帮你这个被告什么



忙？”

“我正发愁找不到共产党呢，请帮忙介绍一下，一定表示感谢！”

日本肥胖警官啼笑皆非，气得对廖承志拳打脚踢，却毫无所获。经萱野长知等日本朋友出面保释，日本警方顺水推舟将其释放。^①

廖承志见在日本无法找到共产党，就在1928年6月下旬乘船回国。

二、秘密入党

1928年6月底的一天清晨，上海十六浦码头，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的白色恐怖下，显得格外阴冷。

廖承志机警地走下客船，强抑制住急于见到母亲的迫切心情，按照黄鼎臣留给他的地址去找共产党，但是却毫无所获，只得前往上海租界区，沿着一条石子小路，穿过毗邻的小楼，来到金神甫路光裕房八号，登上二楼，高声喊道：“妈妈，肥仔回来了！”

何香凝没有想到儿子会这么快地回到自己身旁，慈爱地把儿子拉到面前仔细观看，发现20岁的儿子已经高出自己一头，长得膀大腰圆，相貌堂堂，乌黑的头发习惯性地从中间分开，一身深色西装，更显得潇洒风流。何香凝发现廖承志更加豁达了，永远不知忧愁的乐天性格更加突出了，便拉着儿子的手介绍他们的上海之家。

廖承志仔细观看，这个家虽然不太宽敞，两个房间分别是何

^① 《廖承志文集》下卷，第435-437页。

香凝和女佣阿马的住室，厨房和卫生间都不大，却非常干净，日常用品一应俱全。何香凝告诉儿子，说她一生在生活上从无过高要求，对此就心满意足了。

何香凝兴致勃勃地把儿子领进她的住室兼小型画室，只见一张小方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墙上挂着几张名人字画，张大千画的宝马世所罕见，黄宾鸿、潘天寿的作品价值连城，何香凝与经亨颐、于右任合作的诗画栩栩如生。这些难得的诗画不仅使这普通的房间蓬荜生辉，而且也说明何香凝生活得很充实。

何香凝回身从墙上取下一张卷画，让儿子放在方桌上打开。廖承志一看是母亲画的一幅渔翁垂钓图，画面上打着漩涡奔流而下的东逝水，水中的一群群鲤鱼自由游弋，岸边的浓绿垂柳，都画得惟妙惟肖，只有画的主人公空空如也。

何香凝拿起画笔说：“这幅画我早已完成了一多半，那个钓鱼翁就等着你来填补空白呢！”

廖承志连连摇头怕破坏了母亲的辛勤大作，但母亲一再鼓励。廖承志认真领会母亲整幅图画的艺术构思，本着唐诗“独钓寒江雪”的意境，画出一个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垂杆而钓的渔翁。那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神情跃然纸上，与整幅画的风格浑然一体，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美。

何香凝大喜，便一手拿着画卷，一手拉着儿子，来到光裕坊七号楼画室，恰巧经亨颐、黄宾鸿、于右任等人正在就诗画意境议论风生。何香凝先介绍廖承志与诸位伯父见面。

何香凝首先介绍经亨颐不但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艺术家，他画的松、竹、梅、兰、石都独具风格，表现出中国人民纯情高尚、雅致清隽的品格，而且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于右任手捋长髯，对廖承志称赞经亨颐说：“他的诗画别具一格，超逸冲淡，大音希声，摆落尘埃，足可当你的老师！”

经亨颐一来敬重廖仲恺、何香凝对中国民主革命做出的重大



贡献，二来见20岁的廖承志相貌堂堂，英气勃勃，浑身透露出一股灵气，马上喜欢起来，拉着廖承志的手说：“老师不敢当，常听人们说你多才多艺，我们倒要见识见识！”

何香凝乐滋滋地把手中的画卷放在桌上打开，说明这是她们母子的合作之画，请几位行家斧正。几位老画家仔细观看，经亨颐等人称赞不已，鼓励廖承志虚心向母亲和几位前辈学习，书画艺术水平一定会很快提高。

何香凝听了非常高兴，一来可以使儿子在书画艺术方面得到诸位前辈的指导，二来可以把儿子留在身边，免得不安分的廖承志惹是生非让她着急操心。

然而经亨颐报告的消息却使何香凝大吃一惊：国民党右派头子对没有毒死廖梦醒仍不死心，可能把黑手指向廖承志，以斩断廖氏家族的复仇之根，因此他认为廖承志不宜在十里洋场上海滩久留，在国内很不安全，最好到国外深造。

廖承志原本一心在上海寻找共产党，不想离开大上海，但是在众人的劝说之下同意离开上海，但在到哪里去的问题上与母亲意见不一：廖承志想到他最为熟悉的日本，借助熟练的日语开展工作；何香凝考虑到她与宋庆龄及其秘书廖梦醒都有可能去欧洲，因此，主张让儿子先到欧洲留学，一家三口都在欧洲，也好有个照应。

“我一点儿德语都不懂，到德国寸步难行！”

“不会德语就学嘛！”

众人见母子在赴日还是赴德问题上顶了牛，便劝说娘儿俩从长计议。

廖承志一心想找到黄鼎臣和中国共产党，没有老老实实在家里学画，三天两头往外跑，但是每次都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回到家仍然苦苦思索找党的办法，真是大海捞针，毫无头绪，急得抓耳挠腮，一筹莫展。

何香凝看到儿子经常呆呆发愣，便猜到了儿子的心思，因此一语点破：“肥仔，你是不是在找共产党？你爸爸最钦佩他们一个个都具有献身精神！”

“啊？我……”廖承志略吃一惊，但是想到父母亲对共产党人的尊重表现，就向慈母倾诉衷肠，“我已对国民党深恶痛绝，早把国民党党证撕得稀巴烂，我觉得唯有共产党才有希望！”

何香凝对此深表赞成，她劝儿子不要着急上火，她也会通过各种关系，帮儿子寻找中国共产党。但在白色恐怖下谈何容易，一时都苦无良策。

一个赤日炎炎的中午，廖承志再次去黄鼎臣可能出现的地方寻找，但仍然一无头绪，只得长叹一声打道回府。行走到一个拐角处，突然被一个人拦腰抱住喊道：“承志，可找到你了！”

廖承志一听是黄鼎臣的声音，高兴得就要蹦起来。等黄鼎臣一松手，廖承志随即转身与黄鼎臣紧紧拥抱，大声喊道：“鼎臣兄，你钻到哪里去了？害我找得好苦啊！”

黄鼎臣小声告诉廖承志大街上不是谈话之地，把廖承志领到一个偏僻饭馆的单间里，要上几个菜吃着，这才以实相告：“我被押解回国后一直关在监牢里，你在外面怎么能找到？”

廖承志这才恍然大悟，于是小声问道：“凭我们在日本共同战斗的份儿上，我斗胆问一句：你是共产党吗？”

黄鼎臣暗喜，却故意问道：“你问这个干什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廖承志低声道出肺腑之言：“我对国民党已经绝望，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我想加入共产党，到处去找。找得很苦，你能帮我找到吗？”

黄鼎臣从与廖承志在日本并肩战斗的经历中逐渐了解他，完全相信他不是纨绔子弟，而是一个勇于斗争的爱国青年，便答应尽力去找，但廖承志现在就可以参加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的工



作。

廖承志大喜，随黄鼎臣来到上海光华大学，得知该分会是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公开的爱国群众团体，其任务是对工商学界进行抗日宣传，廖承志负责对外宣传和办墙报的编辑工作。

借着光华大学这块人员文化素质高、来往人员多的宝地，廖承志能写善画的本领得到充分发挥。他办的墙报图文并茂，讽刺幽默，雅俗共赏，妇孺皆宜，因此前来观看墙报者络绎不绝，使反日大同盟的影响迅速扩大，廖承志深得领导和广大读者嘉许。

反日大同盟的生动宣传引起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敏感地感觉到这必然是中共人员所为，害怕这块宣传阵地被中共所占导致“赤祸蔓延”，便让三青团出面雇用一些御用文人，办起另外一个墙报，与廖承志唱对台戏，但是，他们哪里具备像廖承志那样的书画俱佳的水平，所办的墙报不是充满反共叫嚷的干瘪无味文章，就是讲些下流无耻的黄色笑话招人唾骂，几个回合就被廖承志打得败下阵来。

国民党特务遭到特务头子的严厉责骂，不得不苦思对策，但一时都想不出招数，抓起来吧“罪状”不足，勒令停办又恐惹起众怒，最后才想出釜底抽薪之术，下令光华大学当局以教学需要为名，收回反日大同盟所用房舍。光华大学校长本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人士，不但不收反日大同盟的房租，而且免费供给其工作人员一日三餐，但老先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压，只得遗憾地催黄鼎臣搬家。

搬家和新租房子都需要一笔为数不少的钱，但反日大同盟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来源，黄鼎臣只得带头上街募捐。在国民党残酷统治下，广大市民艰难度日，一天辛苦募捐所得无几，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黄鼎臣急得唉声叹气：“一分钱急死英雄好汉，反日大同盟面临解体危机，我怎么向组织交待呢？”

正在挥笔作画的廖承志也在思索这个事关反日大同盟能否继

续生存下去的大问题，这时候有了主意，微微一笑说：“这件事说难也不难，但需要你我相互配合，演一出双簧戏！”

黄鼎臣连连摇头：“我哪里像你那样多才多艺，不会演戏也是枉然！”

“一切由我导演！”

“好，为解燃眉之急，我豁出去了，我听你的——快说怎么演戏？”

廖承志对黄鼎臣俯耳低言，如此这般一说，黄鼎臣虽然觉得不太合适，但是到了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头，也只好“违背良心干一件缺德事”了。

于是，廖承志借来一套考究的西装、领带，把黄鼎臣精心打扮一番，两人一同来到光裕路八号，廖承志一上二楼就朗声喊道：“妈妈，我找了个留学德国的老师，特意请来给你老人家过目；妈妈见多识广，你看行不行？”

何香凝早想让儿子留德脱离虎口，只是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德文老师而发愁，今天见儿子领来的德文老师文质彬彬，一表人才，先自喜欢几分，摇着一把鹅毛扇亲自测试老师的德语水平。黄鼎臣既留日又留德，便时而用流利的日语，时而改用德语，与何香凝侃侃而谈。何香凝虽然精通日语，但对德语却只知皮毛，听黄鼎臣的德语讲得非常熟练，人又稳重可靠，就同意儿子找这个德文老师。

廖承志暗喜，便从女佣阿马手中接过茶杯，请老师慢慢饮茶稍坐片刻。黄鼎臣看何香凝身穿夏布长衫，手摇鹅毛扇，缓缓走进里间屋子的背影，暗暗佩服何香凝不愧为国民党元老，品德高尚，胸有韬略，暗想打老人的主意实在不应该。

廖承志拉母亲走入里间屋说：“老师虽然好，但是他要80块大洋，你看怎么样，不合适就再找别的老师。”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何香凝拉开抽屉取出80块大洋交给儿



子嘱咐道：“我手头也不宽裕，全交给你当束修了，你可要好好跟老师学习德文啊！”

廖承志连声答应，走到客厅把大洋交给黄鼎臣，两人相视一笑，告别何香凝赶回光华大学，着手搬迁事宜，很快搬到上海襄中路一处民宅，把反日大同盟的牌子重新挂出，将抗日的宣传工作搞得更加红红火火。^①

1928年8月，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专门听取黄鼎臣关于廖承志入党问题的汇报，根据廖承志在日本及回国后的表现，决定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黄鼎臣和关键做廖承志的入党介绍人。

黄鼎臣为好朋友光荣入党而欢欣鼓舞，马上赶到反日大同盟的新地点报告喜讯，但由于叛徒出卖，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廖承志，就在半路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这时候，廖承志陪同母亲前往香港看望病重的外祖母，他一回到上海就得到批准入党的喜讯，便在关键主持下秘密宣誓入党。他入党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黄鼎臣。

三、家人欧洲重逢

1928年秋冬之交的上海滩，特务横行，环境险恶。

先是黄鼎臣被捕，关键不久也锒铛入狱，与黄鼎臣、关键关系密切的廖承志也处于危险之中。

为保存骨干力量，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派廖承志赴欧洲工作。这正符合何香凝送子女到欧洲避风的心愿，便忍着与儿子天各一方之忧，准备送儿子离华赴欧。

^① 黄鼎臣：《廖公的青年时代》，《廖公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22页。

廖承志为不使母亲过于难过，随口开玩笑说：“妈妈，别着急，我到德国给你找个金发碧眼的儿媳妇，一定会使你开心！”

何香凝厉声制止：“那可不行，你是炎黄子孙，一定要找一个中国姑娘！”

看儿子感到诧异，何香凝便郑重其事讲起廖氏家族的家史：你祖父廖竹宾早年漂洋过海到美国做苦工，临终留下遗言，廖氏子孙都必须找中国媳妇，否则就是不肖子孙。你爸爸听从祖父教诲，从旧金山回国到处找大脚客家姑娘成亲，巧遇我这个不屈从封建缠脚旧俗的客家姑娘，才有我们廖氏家族的今天。你可要牢记祖训，做一个响当当的炎黄子孙！

廖承志谨记母亲的教诲，只身乘船来到法国著名海港马赛，凭借中共中央给第三国际的介绍信与法共取得联系，不久奉中共中央指示从法国经柏林到达法兰克福，与风华正茂的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陆定一会合，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第二次会议。

令廖承志惊喜的是她的姐姐廖梦醒作为宋庆龄的秘书，陪同宋庆龄来法兰克福出席大会。姐弟俩在异国他乡相聚，格外高兴，畅谈别后之情，自然是悲喜交加，两人围绕在宋庆龄身边，谈笑风生，在各国的代表中传为美谈。在宋庆龄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后，廖承志、廖梦醒的工作更加繁忙，他们在宋庆龄、瞿秋白的领导下，密切配合，紧张战斗，尖锐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行径，为这次反帝国际会议的召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鉴于廖承志杰出的组织和宣传才能，党组织派他专门做海员工作。早在广州上学时期，他就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十天之内便使香港变为一座死港，臭城，迫使资本家乖乖接受海员提出的条件，从而体会到海员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

廖承志受命之后深入德、法等国的重要港口，发现中国在欧洲的海员至少有三万多人，饱受帝国主义压迫之苦，反帝精神十分高涨，这才明白第三国际为什么如此重视海员工作，每个港口